通鑑紀事本末

DS
747
.2
S75538
1873
v.6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403/62
ASIAN COLLE ON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武帝平兩越

漢武帝建元六年秋八月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

下重之越方外之地翦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

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

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

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
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
以高山人迹絶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
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
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
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
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
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

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內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

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
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勌食糧乏絶民
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
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
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
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内騷動皆
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
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
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
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顔行廝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爲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未踰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

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
即鏦殺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
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
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
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
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
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
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
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
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

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衞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旣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元鼎四年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衞在長安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

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衞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

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
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
五年十一月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為入朝
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
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
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
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
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
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
嘉弟為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

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
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卽起而出太后
怒欲鏦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
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
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
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
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
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
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郟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
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

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好爲謾辭

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子聞南越反曰
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樛
樂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軍楊
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
下離水甲爲下瀨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以南
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
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齊習
船者往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金六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令獻
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以不
敬奪爵者百六人
六年冬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陿破石門挫
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船居
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南面
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伏波
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
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已夜
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

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波封樓船爲將梁侯蘇弘爲海常侯都稽爲臨蔡侯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爲侯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

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

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
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
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
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
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
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元封元年冬十月漢兵入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
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將軍卒錢唐轅終古斬徇
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
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

封終古爲禦兒侯陽爲卯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又封橫梅將軍說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嫈侯東越降將多軍爲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張溥曰南越王胡尉佗孫也服屬漢久迫於閩越天子爲發兵誅閩越王郢胡頓首感德遣子嬰齊入宿衞恭順異它國矣胡薨子嬰齊立嬰齊薨子興立僭璽內藏侍子無闕世樂奉藩保不失禮忽抗兵殺將國蹈破滅者繇中國之使

不得其人也嬰齊后爲邯鄲樛氏女少與安國少季通其國莫知後位太后心繫强漢天子遣一介之使徵其入朝母子必願奉約束即不入朝亦修職如祖宗時奈何遣少季行也少季淫者通外國后法當死宥而不誅可矣遽銜帝命輕歷國都復通樛氏縱其游談使少主蒙魯莊之恥國人懷文姜之怒傲筍有刺人豕將興呂嘉相三王宗族貴重能忍此乎太后置酒鑱嘉以矛王無意殺嘉相持未發韓千秋樛樂賈勇直驅嘉等決反王與太后俱死後雖樓船伏波

師邁雷霆司馬越郎功成折首要於天子懷遠之仁討逆之義兩無處矣東越王餘善聞越王郢弟也郢擅擊南越帝命將往討餘善殺郢以謝天子乃罷兵漢立繇君丑餘善復竊號遂兼立之南越既平憑險思逞始殺兄以爲利繼背漢以自雄卒誅之者非它人故越衍侯吳陽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也忍戕所親者其親必反戕之死且愧於呂嘉矣楊僕陷尋陿破石門討南越功最多帝復任以東越恐其矜高敕書責以五過僕謝罪效死師行再克漢高踞見黥布

而英雄折心孝武敕責楊僕而太帥盡力二帝
皆善將將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五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六

宋 建安 袁樞 編輯
明 太倉 張溥 論正

武帝擊朝鮮

漢武帝元封二年　初全燕之世嘗略屬眞番朝鮮爲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衞滿亡命聚黨千餘人椎髻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眞番朝鮮蠻夷及燕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會孝惠高后時天

下初定遼東太守卽約滿爲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故滿得以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眞番臨屯皆來服屬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閼不通是歲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卽渡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卽不詰拜何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秋上募天下死罪爲兵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左將軍荀彘出遼東

以討朝鮮

三年漢兵入朝鮮境朝鮮王右渠發兵距險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遁山中十餘日稍求退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衞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復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

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所將燕代卒多勁悍樓船將齊卒已嘗敗亡困辱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以兩將圍城乖異兵久

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
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之不下者樓船數期不
會具以素所意告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遂亦以
爲然乃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卽命左
將軍麾下執樓船將軍幷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許遂
左將軍已幷兩軍卽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
尼谿相參將軍王唊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
執獨左將軍幷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
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夏尼谿參使人殺朝
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

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降相路人之子最告
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爲樂浪臨屯玄菟眞
番四郡封參爲澅清侯陰爲萩苴侯唊爲平州侯長
爲幾侯最以父死頗有功爲涅陽侯左將軍徵至坐
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
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箕子居朝鮮教
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爲民設禁八條相殺以當
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沒入爲其家奴女
爲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爲民俗猶羞之嫁

娶無所售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野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臧及賈人往者夜則爲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寖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桴於海欲居九夷有以也夫

張溥曰朝鮮之釁開於涉何帝奮兵威定爲四郡顧論賞封侯惟尼谿相參韓陰王唊右渠子長路人子最皆朝鮮之故王公將相也漢將吏

則並得罪楊僕贖為庶人荀彘公孫遂衞山誅死帝素不吝封賞以勸將士何朝鮮之役獨忍刑戮哉夫涉何奉天子命誘諭朝鮮王右渠無故殺其裨王啟邊釁罪當誅帝反厚爵之朝鮮怨而襲殺何是朝鮮之不順繇帝失賞也衞山以往諭右渠而太子不至誅公孫遂以助荀彘執楊僕誅時朝鮮尚未定也楊僕受降荀彘併擊尼谿相參等殺右渠誅成已來歸則朝鮮定矣即僕忌彘而不急擊朝鮮彘不用天子命而私執僕兩將不相能咸有罪然既定朝鮮可以

功補一誅一贖勞臣不服也帝旣失賞於涉何
不當又失刑於僕而決行之者何也王恢討
閩越常有功矣旣聽聶壹計誘擊匈奴單于覺
而去恢不出帝下之廷尉恢行千金於田蚡太
后爲請帝曰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恢聞自殺帝
誠以刑名之學行於師旅之間是故王恢有罪
無功而不恕荀彘有罪有功而不恕恢所坐者
曰首爲馬邑事復不擊胡輜重也彘所坐者曰
爭功相嫉也僕坐擅先縱失亡多當誅矣而得
贖者以平兩越功寬之也誅王恢而後人臣不

敢徼幸於邊塲誅荀彘而後大將不敢擅命於
境外此帝用法之深也即於彘微忍不惜矣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

宋　建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武帝惑神怪

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李少君以祠竈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年及其生長其遊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爲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

大父遊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僊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僞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五年夏四月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遊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

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

元鼎四年春二月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欒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欒大大說大先事膠東康王爲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爲

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爲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鬭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又拜爲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爲樂通侯食邑二千戸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

以衞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太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六月汾陰巫錦得大鼎於魏脽后土營旁河東太守以聞天子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

秋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太

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於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秋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旣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腰斬樂成侯亦棄市

六年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迹緱氏城上春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迹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

用希曠絶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黄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倪寬寬曰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於經臣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乃自制

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爲封禪祠器以示羣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羣臣思慕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羣臣亦當葬吾衣冠於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　春正月上行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

伐其草木以山下戸三百爲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
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乃
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
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
就之則不見其迹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
父牽狗言吾欲見鉅公已忽不見上既見大迹未信
及羣臣又言老父則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
士傳車及間使求神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
禮祠地主於梁父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
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

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於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況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於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爲元封元年

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皆貸
除之無出今年算賜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
狩用事泰山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
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
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
萊羣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
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
人亦無益也臣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仙人將
自至上乃止會奉車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
子也上甚悼之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

歷北邊至九原五月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二年春正月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迹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時歲旱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夏四月還過祠泰山　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桂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又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更置甘泉前殿益廣諸宮室

太初元年冬十月上行幸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祠上帝於明堂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　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渤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春上還以柏梁災故朝諸侯受計於甘泉甘泉作諸侯邸越人勇之曰越俗有火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

三年春正月上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皆無驗令祠官禮東泰山夏四月還修封泰山禪石閭

天漢三年春三月上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者終無有驗而公孫卿猶以大人迹爲解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眞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効可睹矣

征和四年春正月上行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山羣臣諫上不聽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上留十餘日不得御樓船乃還　三月上耕於鉅定還幸泰山

修封庚寅祀於明堂癸巳禪石閭見羣臣上乃言曰朕卽位以來所爲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糜費天下者悉罷之田千秋曰方士言神僊者甚衆而無顯功臣請皆罷斥遣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諸方士候神人者是後上每對羣臣自歎曏時愚惑爲方士所欺天下豈有僊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夏六月還幸甘泉

後元二年春正月上朝諸侯王於甘泉宮二月行幸盩厔五柞宮丁卯帝崩於五柞宮

臣光曰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修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張溥曰漢武帝元光二年冬十月如雍祠五畤始親祀竈遣方士求神僊征和二年夏諸邑陽石公主及長平侯衛伉皆坐巫蠱死帝如甘泉秋七月皇太子據殺江充詔劉屈氂討之皇后

衞氏及據皆自殺時帝求神仙者凡四十三年
神仙不至反得巫蠱何不幸也夫帝求神仙愛
長生也誅巫蠱惡速死也神仙在蓬萊弱水之
間形象影響不可致巫蠱則求之輦轂索之後
宮皆是何海內祝帝者少詛帝者多也征和四
年春正月帝如東萊三月耕於鉅定還至泰山
罷方士候神人者戾太子旣死巫蠱與神仙並
絕矣神仙興則巫蠱至巫蠱滅則神仙止帝始
求神仙之福反獲巫蠱之禍旣察巫蠱之冤卽
悟神仙之妄二者廢興固相終始也帝初好神

仙年方少壯少翁欒大貴寵盈極咸以誣罔伏誅樂成侯丁義亦坐薦大棄市雖服奇慕異明威尚存後漸耆艾思仙彌深公孫卿等縱言神祠不加譴呵冀其或遇思仙不得則諱言死亡惡聞詛呪秦始皇二十九年東游至陽武張良擊中副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罘刻石而還武帝征和元年冬十一月亦大搜長安十日秦皇之索以博浪沙中之鐵椎操之者實有人也帝居建章宮所見帶劒男子則未嘗有人也好生惡死疑心內生人形彷彿起於耳目

龍華刺客猶東萊大人之迹虛相捕告人盡可
死連坐數萬怨氣蒸薄非太子身當之害未有
已蓋帝好神仙則惡巫蠱惡巫蠱則無罪殺人
無罪殺人則禍及太子長生未成骨肉先破神
仙生人者也非殺人者也帝可以悟矣田千秋
爲太子訟冤帝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
復請罷斥方士帝卽從其請片言悟主感通若
神適當悔覺論說易施然帝好神仙久下鮮直
諫强正如汲黯廷諍闕如寻不能無望於賢者
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七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巫蠱之禍

漢武帝太始三年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間趙倢伃居鉤弋宮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門曰堯母門

臣光曰爲人君者動靜舉措不可不愼發於中必形於外天下無不知之當是時也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奸臣逆探

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爲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

趙人江充爲水衡都尉初充爲趙敬肅王客得罪於太子丹亡逃詣闕告趙太子陰事太子坐廢上召充入見充容貌魁岸被服輕靡上奇之與語政事大悅由是有寵拜爲直指繡衣使者使督察貴戚近臣踰侈者充舉劾無所避上以爲忠直所言皆中意嘗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敎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

當如是矣大見信用威震京師
征和元年夏上居建章宮見一男子帶劍入中龍華
門疑其異人命收之男子捐劍走逐之弗獲上怒斬
門候冬十一月發三輔騎士大搜上林閉長安城門
索十一日乃解巫蠱始起　丞相公孫賀夫人君孺
衞皇后姊也賀由是有寵賀子敬聲代父爲太僕驕
奢不奉法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
捕陽陵大俠朱安世甚急賀自請逐捕安世以贖敬
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笑曰丞相禍及宗矣
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上且上甘

泉使巫當馳道埋偶人祝詛上有惡言
二年春正月下賀獄案驗父子死獄中家族 閏四
月諸邑公主陽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長平侯伉皆坐
巫蠱誅 初上年二十九乃生戾太子甚愛之及長
性仁恕溫謹上嫌其材能少不類己而所幸王夫人
生子閎李姬生子旦胥李夫人生子髆皇后太子寵
寖衰常有不自安之意上覺之謂大將軍青曰漢家
庶事草創加四夷侵陵中國朕不變更制度後世無
法不出師征伐天下不安爲此者不得不勞民若後
世又如朕所爲是襲亡秦之迹也太子敦重好靜必

能安天下不使朕憂欲求守文之主安有賢於太子者乎聞皇后與太子有不安之意豈有之邪可以意曉之大將軍頓首謝皇后聞之脫簪請罪太子每諫征伐四夷上笑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不亦可乎上每行幸常以後事付太子宮內付皇后有所平決還白其最上亦無異有時不省也上用法嚴多任深刻吏太子寬厚多所平反雖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悅皇后恐久獲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應擅有所縱捨上聞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羣臣寬厚長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毀之邪臣多黨與故太

子譽少而毀多衞青薨後臣下無復外家爲據競欲構太子上與諸子疏皇后希得見太子嘗謁皇后移日乃出黃門蘇文告上曰太子與宮人戲上益太子宮人滿二百人太子後知之心銜文文與小黃門常融王弼等嘗微伺太子過輒增加白之皇后切齒使太子白誅文等太子曰第勿爲過何畏文等上聰明不信邪佞不足憂也上嘗小不平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處而佯語笑上怪之更微問知其情乃誅融皇后亦善自防閑避嫌疑雖久無寵尚被禮遇是時方士及

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左道惑眾變幻無所不爲女
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輒埋木人祭祀之因
妒忌恚詈更相告訐以爲祝詛上無道上怒所殺後
宮延及大臣死者數百人上心旣以爲疑嘗晝寢夢
木人數千持杖欲擊上上驚寤因是體不平遂苦忽
忽善忘江充自以與太子及衛氏有隙見上年老恐
晏駕後爲太子所誅因是爲姦言上疾祟在巫蠱於
是上以充爲使者治巫蠱獄充將胡巫掘地求偶人
捕蠱及夜祠視鬼染汙令有處輒收捕驗治燒鐵鉗
灼強服之民轉相誣以巫蠱吏輒劾以大逆無道自

京師三輔連及郡國坐而死者前後數萬人是時上
春秋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有與無莫敢訟其冤者
充旣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宮中有蠱氣不除之上
終不差上乃使充入宮至省中壞御座掘地求蠱又
使按道侯韓說御史章贛黃門蘇文等助充充先治
後宮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宮掘地縱橫太子
皇后無復施牀處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尤多又有
帛書所言不道當奏聞太子懼問少傅石德德懼爲
師傅幷誅因謂太子曰前丞相父子兩公主及衛氏
皆坐此今巫與使者掘地得徵驗不知巫置之邪將

實有也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充等繫獄窮治其姦詐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請問皆不報上存亡未可知而姦臣如此太子將不念秦扶蘇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誅不如歸謝幸得無罪太子將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計不知所出遂從石德計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詐爲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說疑使者有詐不肯受詔客格殺說太子自臨斬充罵曰趙虜前亂乃國王父子不足邪乃復亂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太子使舍人無且持節夜入未央宮殿長秋門因長御倚華具白皇后發

中廏車載射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長安擾亂言太子反蘇文迸走得亡歸甘泉說太子無狀上曰太子必懼又忿充等故有此變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進歸報云太子反已成欲斬臣臣逃歸上大怒丞相屈氂聞變挺身逃亡其印綬使長史乘疾置以聞上問丞相何爲對曰丞相祕之未敢發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謂祕也丞相無周公之風矣周公不誅管蔡乎乃賜丞相璽書曰捕斬反者自有賞罰以牛車爲櫓毋接短兵多殺傷士眾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

變奸臣欲作亂上於是從甘泉來幸城西建章宮詔發三輔近縣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將之太子亦遣使者矯制赦長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賓客張光等分將使長安因如侯持節發長水及宣曲胡騎皆以裝會侍郎馬通使長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節有詐勿聽也遂斬如侯引騎入長安又發楫棹士以予大鴻臚商丘成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相別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護北軍使者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太子引兵去毆四市人凡數萬眾至長樂西

闕下逢丞相軍合戰五日死者數萬人血流入溝中民間皆云太子反以故眾不附太子丞相附兵寖多庚寅太子兵敗南犇覆盎城門司直田仁部閉城門以爲太子父子之親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丞相釋仁上聞而大怒下吏責問御史大夫曰司直縱反者丞相斬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勝之惶恐自殺詔遣宗正劉長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后自殺上以爲任安老吏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合從之有兩心與田仁

皆腰斬上以馬通獲如侯長安男子景建從通獲石德商丘成力戰獲張光封通爲重合侯建爲德侯成爲秺侯諸太子賓客嘗出入宮門皆坐誅其隨太子發兵以反法族吏士劫掠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子乃孝順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隷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

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鬲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見上退則困於亂臣獨寃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宮下書奏天子感悟然尚未顯言赦之也太子

亡東至湖藏匿泉鳩里主人家貧常賣屨以給太子
太子有故人在湖聞其富贍使人呼之而發覺八月
辛亥吏圍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脫卽入室距戶自
經山陽男子張富昌爲卒足蹋開戶新安令史李壽
趨抱解太子主人公遂格鬬死皇孫二人皆并遇害
上旣傷太子乃封李壽爲邗侯張富昌爲題侯初上
爲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從其所好故賓客多以
異端進者

臣光曰古之明王敎養太子爲之擇方正敦良之
士以爲保傅師友使朝夕與之遊處左右前後無

非正人出入起居無非正道然猶有淫放邪僻而陷於禍敗者焉今乃使太子自通賓客從其所好夫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

三年九月吏民以巫蠱相告言者案驗多不實上頗知太子惶恐無它意會高寢郎田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乃大感悟召見千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遂爲吾輔佐立拜千秋爲

大鴻臚而族滅江充家焚蘇文於橫橋上及泉鳩里加兵刃於太子者初爲北地太守後族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

昭帝始元五年春正月有男子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衞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並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衞太子昔蒯聵違命出犇輒拒

而不納春秋是之衞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卽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者繇是不疑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衞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冀得以富貴坐誣罔不道腰斬

張溥曰武帝年二十九始生太子據衞夫人子夫出也子夫爲平陽主謳者騶入宮貴幸帝廢

皇后陳氏而立之以賤加貴失德貽譏然衞氏
素謹大將軍青尊寵有功能禮讓不伐據自元
狩元年立爲太子長稱仁恕尹倢伃鉤弋夫人
更幸衞后寵衰母子愼自持鮮過行帝亦憐念
無兩心巫蠱忽起江充發難遂至血流長安思
子宮作寵始禍終天下悲焉陳皇后長公主嫖
女驕貴十餘年無子聞子夫有寵怨恚帝怒窮
治其巫蠱祠祭祝詛事斬女子楚服連及者三
百餘人奪后璽綬退居長門宮衞后母子亦死
於巫蠱若有天道然陳后之廢繇挾婦人媚道

自敗不聞後庭嫉譖未可以是罪衞后與太子也江充始嫁女弟於趙太子丹親近敬肅王爲上客後負罪逃入關詣闕告變丹繫獄至死賊臣姦諂破人父子罪當族滅帝反目爲奇士任以督察巫蠱之起誅夷數萬充卽借以搖撼太子太子懼不自明收充斬之蘇文奔告帝召太子使者不達遽以反報害遂不救夫充賊太子太子殺充雖云擅誅人心所快殺充之後令太子急詣甘泉涕泣陳罪帝心未必無動奈何發兵與丞相鬬也天下莫親於父子而充敢於危

之恃帝之忍也天下莫親於父子而太子受誣
不敢見殺一罪臣不敢訴亦畏帝之忍也太子
始以懼父而殺充繼以殺充而疑於背父使命
一言之惑竟成父子相夷之禍骨肉至戚相見
而親不相見而離苟有瑕疵託於言語假以傳
宣門庭之內羌夷頓生斷首方痛時則晚矣司
馬光責武帝十失言若龜鑑若爲人子者處此
與其背父而生寧見父而死且天下亦安有無
父而可以生者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八

通鑑紀事本末卷十九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燕蓋謀逆

漢武帝後元元年燕王旦自以次第當爲太子上書求入宿衞上怒斬其使於北闕又坐藏匿亡命削良鄉安次文安三縣上由是惡旦旦辯慧博學其弟廣陵王胥有勇力而皆動作無法度多過失故上皆不立

二年春正月上病篤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丁卯

帝崩於五柞宮

昭帝始元元年　初武帝崩賜諸侯王璽書燕王旦

得書不肯哭曰璽書封小京師疑有變遣幸臣壽西

長孫縱之王孺等之長安以問禮儀爲名陰刺候朝

廷事及有詔褒賜旦錢三十萬益封萬三千戸旦怒

曰我當爲帝何賜也遂與宗室中山哀王子長齊孝

王孫澤等結謀詐言以武帝時受詔得職吏事修武

備備非常郎中成軫謂旦曰大王失職獨可起而索

不可坐而得也大王一起國中雖女子皆奮臂隨大

王旦卽與澤謀爲姦書言少帝非武帝子大臣所共

立天下宜共伐之使人傳行郡國以搖動百姓澤謀歸發兵臨淄殺青州刺史雋不疑旦招來郡國姦人賦斂銅鐵作甲兵數閱其車騎材官卒發民大獵以講士馬須期日郎中韓義等數諫旦旦殺義等凡十五人會缾侯成知澤等謀以告雋不疑八月不疑收捕澤等以聞天子遣大鴻臚丞治連引燕王有詔以燕王至親勿治而澤等皆伏誅

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左將軍桀爲安陽侯

三年　初霍光與上官桀相親善光每休沐出桀常

代光入決事光女爲桀子安妻生女年甫五歲安欲因光内之宮中光以爲尚幼不聽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安素與外人善說外人曰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倢伃安爲騎都尉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　是歲以上官安爲車騎將軍

五年夏六月封上官安爲桑樂侯安日以驕淫受賜

殿中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
自燒物子病死仰而罵天其頑悖如此
元鳳元年上官桀父子旣尊盛德長公主欲爲丁外
人求封侯霍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
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
官爵弗能得亦慙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闌
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
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重德
蓋主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
將軍皇后親安女光乃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由是

與光爭權燕王旦自以帝兄不得立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桀安弘羊皆與旦通謀旦遣孫縱之等前後十餘輩多齎金寶走馬賂遺蓋主桀弘羊等桀等又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趩太官先置又引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乃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敞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

書奏帝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近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

李德裕曰人君之德莫大於至明明以燭姦則百邪不能蔽矣漢昭帝是也周成王有慙德矣高祖文景皆不如也成王聞管蔡流言遂使周公狼跋而東漢高聞陳平去魏背楚欲捨腹心臣漢文惑季布使酒難近罷歸股肱郡疑賈生擅權紛亂復疎賢士景帝信誅晁錯兵解遂戮三公所謂執狐疑之心來讒賊之口使昭帝得伊呂之佐則成康不足侔矣

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旦置驛書往來相報許立桀爲王外

連郡國豪傑以千數旦以語相平平曰大王前與劉
澤結謀事未成而發覺者以劉澤素夸好侵陵也平
聞左將軍素輕易車騎將軍少而驕臣恐其如劉澤
時不能成又恐旣成反大王也旦曰前日一男子詣
闕自謂故太子長安中民趣鄉之正讙不可止大將
軍恐出兵陳之以自備耳我帝長子天下所信何憂
見反後謂羣臣蓋主報言獨患大將軍與右將軍王
莽今右將軍物故丞相病幸事必成徵不久令羣臣
皆裝安又謀誘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曰
當如皇后何安曰逐麋之狗當顧菟邪且用皇后爲

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爲家人亦不可得此百世之一時也會蓋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素謹畏事不敢言乃移病臥以告諫大夫杜延年延年以聞九月詔丞相部中二千石逐捕孫縱之及桀安弘羊外人等幷宗族悉誅之蓋主自殺燕王旦聞之召相平曰事敗遂發兵乎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置酒與羣臣妃妾別會天子以璽書讓旦旦以綬自絞死后夫人隨旦自殺者二十餘人天子加恩赦王太子建爲庶人賜旦謚曰剌王皇后以年少不與謀亦霍

光外孫故得不廢

張溥曰孝武六男衞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早薨遂立鉤弋趙倢伃子爲太子是曰昭帝帝卽位時年甫八歲外有霍光金日磾上官桀輔政內有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共養師保備矣不虞公主之私馴成大逆也蓋主私河間丁外人猶館陶公主之有董偃也武帝不殺偃昭帝與霍光效之不絕主驩詔外人入侍閨門慚德開於英主提抱之天子不學之大臣寧

知正厥考哉上官安女年五歲欲納宮中是時帝年則十二矣君非匹敵下有邪心霍光謝之禮也安請外人說蓋主竟立爲后國之大變也立后大事公主可以擅行欲去一光何難乎始元元年燕王旦結劉澤等作亂事敗澤誅赦旦弗治帝誠失刑然幼主初立壯王難除赫然之誅人臣或未敢議且安知非公主左右之也蓋主與上官桀父子怨光桑弘羊等附之與燕交通令旦上書罷光計旣不行反謀遂決始僅兒女猥瀆之愛宮府嫉妒之微積漸生釁不亂不

止蓋蓋主立后則外人求侯求侯不得則思去
光去光不得則思廢帝立旦公主與上官霍氏
何親何疎不過因外人而發忿爾夫公主稱叛
者漢有鄂邑唐有高陽太平其人才智各殊病
皆繇淫心之不制孝武以帝屬光望其爲周公
輔成王乃使淫婦人日在左右慮亦疎矣燕王
始亂帝不殺之養成其逆公主桀安等謀害光
帝覺其姦不能違卒誘燕爲亂危乎微乎元鳳
元年八月之變非復夏陽男子北闕之詐也杜
延年入告罪人悉誅禽獮之易無異鶵不疑叱

縛成方遂漢廷猶有人乎孝武託昭帝於霍光
古今稱其明識獨上官桀以奉蓋徵誠涕泣詭
對亦被顧命幾搖天下知人豈易言哉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

宋　建　安　袁　樞　編　輯

明　太　倉　張　溥　論　正

霍光廢立

漢武帝後元元年　鉤弋夫人之子弗陵年數歲形體壯大多知上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猶與久之欲以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奉車都尉光祿大夫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上乃使黃門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數日帝譴責鉤弋夫人夫人脫簪珥叩頭帝曰引持去送掖庭獄夫人還顧帝曰趣行

汝不得活卒賜死頃之帝閒居問左右曰外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之所知也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也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邪故不得不先去之也

二年春二月上病篤霍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且使匈奴輕漢矣乙丑詔立弗陵爲皇太子時年八歲丙寅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

軍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丁卯帝崩於五柞宮戊辰太子卽皇帝位帝姊鄂邑公主共養省中霍光金日磾上官桀共領尚書事光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常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欲收取璽郎不肯授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

昭帝始元二年春正月封大將軍光爲博陸侯　或說霍光曰將軍不見諸呂之事乎處伊尹周公之位

攝政擅權而背宗室不與共職是以天下不信卒至於滅亡今將軍當盛位帝春秋富宜納宗室又多與大臣共事反諸呂道如是則可以免患光然之

元鳳元年冬十月大將軍光以朝無舊臣光祿勳張安世自先帝時爲尚書令志行純篤乃白用安世爲右將軍兼光祿勳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湯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節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立符節令魯國眭弘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

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
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退自封百里
以順天命弘坐設妖言惑衆伏誅
元平元年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時武帝
子獨有廣陵王胥大將軍光與羣臣議所立咸持廣
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
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
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
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示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
守卽日承皇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

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漢迎昌邑王賀賀乘七乘傳詣長安邸光又白皇后徙右將軍安世爲車騎將軍賀昌邑哀王之子也在國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賀游獵不止嘗游方與不半日馳三百里中尉琅邪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撙銜馳騁不止口倦虖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虖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寒之所匽薄數以耎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

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
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其樂豈銜橛之間哉休則俛
仰屈伸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
專意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
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
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思
慕未怠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
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
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
孅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王乃下令

曰寡人造行不能無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縱自若郎中令山陽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嘗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無度遂入見王涕泣厀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淸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曰大王知膠西王所以爲無道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儗於桀紂也得以爲堯舜也王

說其諂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所習存亡之機不可不愼也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張安等十人侍王居數日王皆逐去安等王嘗見大白犬頸項下似人冠方山冠而無尾以問龔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後又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

隱忠數言危亡之戒大王不悅夫國之存亡豈在臣言哉願王內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大王位爲諸侯王行汙於庶人以存難以亡易宜深察之後又血汙王坐席王問遂遂叫然號曰宮空不久妖祥數至血者陰憂象也宜畏慎自省王終不改節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其日中王發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侍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吉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今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愼毋有所發大將軍仁愛勇智忠信

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
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大將軍抱持幼君
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無以加
也今帝崩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攀援而
立大王其仁厚豈有量哉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
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爲念王至
濟陽求長鳴雞道買積竹杖過弘農使大奴善以衣
車載女子至湖使者以讓相安樂安樂告龔遂遂入
問王王曰無有遂曰卽無有何愛一善以毀行義請
收屬吏以湔洒大王卽捽善屬衞士長行法王到霸

上大鴻臚郊迎騶奉乘輿車王使壽成御郎中令遂參乘旦至廣明東都門遂曰禮奔喪望見國都哭此長安東郭門也王曰我嗌痛不能哭至城門遂復言王曰城門與郭門等耳且至未央宮東闕遂曰昌邑帳在是闕外馳道北未至帳所有南北行道馬足未至數步大王宜下車鄉闕西面伏哭盡哀止王曰諾到哭如儀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尊皇后曰皇太后　壬申葬孝昭皇帝於平陵　昌邑王既立淫戲無度昌邑官屬皆徵至長安往往超擢拜官相安樂遷長樂衛尉龔遂見安樂流涕謂曰王立爲

天子日益驕溢諫之不復聽今哀痛未盡日與近臣
飲食作樂鬬虎豹召皮軒車九旒驅馳東西所爲誖
道古制寬大臣有隱退今去不得陽狂恐知身死爲
世戮奈何君陛下故相宜極諫爭王夢青蠅之矢積
西階東可五六石以屋版瓦覆之以問遂遂曰陛下
之詩不云乎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毋信讒言
陛下左側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矣宜進先帝大臣
子孫親近以爲左右如不忍昌邑故人信用讒諛必
有凶咎願詭禍爲福皆放逐之臣當先逐矣王不聽
太僕丞河東張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

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曰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褒而昌邑小輦先遷此過之大者也王不聽大將軍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王出游光祿大夫魯國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

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爲祅言縛以屬吏吏白霍光光不舉法光讓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鴻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侍中傅嘉數進諫王亦縛嘉繫獄光安世旣定議乃使田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

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癸巳光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謚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

將軍令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衞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主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

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棄天下遣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

闔內敖戲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
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
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召內泰壹宗
廟樂人悉奏衆樂駕法駕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
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
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
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尚書令復
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
昌邑郎官者免奴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
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獨夜設九

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
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
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
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
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
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議皆曰今陛下嗣孝
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
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由不孝出之絕之
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
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皇

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乃卽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戇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屛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故王家財物皆與賀及哀王女四人各賜湯沐邑千戶國除爲山陽郡昌邑羣臣坐在

國時不舉奏上罪過令漢朝不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皆下獄誅殺二百餘人唯中尉吉郎中令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爲城旦師王式繫獄當死治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朝夕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復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亦得減死論霍光以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勝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　初衞太子納魯國史良娣生子進號史

皇孫皇孫納涿郡王夫人生子病已號皇曾
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三男一女及諸妻妾皆遇
害獨皇曾孫在亦坐收繫郡邸獄故廷尉監魯國丙
吉受詔治巫蠱獄吉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皇曾孫
無辜擇謹厚女徒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令乳養曾
孫置閒燥處吉日再省視巫蠱事連歲不決武帝疾
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
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無輕重一切
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
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

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旣而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雇組令留與郭徵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曾孫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吉聞史良娣有母貞君及兄恭乃載皇曾孫以付之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有詔掖庭養視上

屬籍宗正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賀欲以女孫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爲右將軍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以女怒曰曾孫乃衞太子後也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予女事於是賀止時暴室嗇夫許廣漢有女賀乃置酒請廣漢酒酣爲言曾孫體近下乃關內侯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嫗聞之怒廣漢重令人爲介遂與曾孫賀以家財聘之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鬭雞走

馬以是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
三輔嘗困於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
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
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
皇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
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所立
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
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竊伏聽於眾庶察其所
言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
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

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順將軍詳大義參以蓍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令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秋七月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軨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庚申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

羣臣奏上璽綬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　初許廣漢女適皇曾孫一歲生子奭數月曾孫立爲帝許氏爲倢伃是時霍將軍有小女與皇太后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擬霍將軍女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倢伃爲皇后十一月壬子立皇后許氏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

宣帝本始元年春詔有司論定策安宗廟功大將軍

光益封萬七千戸與故所食凡二萬戸車騎將軍富平侯安世以下益封者十人封侯者五人賜爵關內侯八人　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遜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爲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衞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

三年春正月癸亥恭哀許皇后崩時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道無從會許后當娠病女醫淳于衍

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戸衞謂衍可過辭霍夫人行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辟左右字謂衍曰少夫幸報我以事我亦欲報少夫可乎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以累少夫衍曰何謂耶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今皇后當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成君卽爲皇后矣如蒙力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顯曰在少夫爲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卽擣附子齎入長定宮皇

后免身後衍取附子幷合太醫大丸以飲皇后有頃曰我頭岑岑也藥中得無有毒對曰無有遂加煩懣崩衍出過見顯相勞問亦未敢重謝衍後有人上書告諸醫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急即以狀具語光因曰旣失計爲之無令吏急衍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光署衍勿論顯因勸光內其女入宮

四年春三月乙卯立霍光女爲皇后輦駕侍從益盛賞賜官屬以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

地節二年春霍光病篤車駕自臨問上爲之涕泣光

上書謝恩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去病祀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三月庚午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中二千石治冢賜梓宮葬具皆如乘輿制度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置園邑三百家長丞奉守下詔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曰國家新失大將軍宜顯明功臣以塡藩國毋空大位以塞爭權宜以車騎將軍安世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以其子延壽爲光祿勳上亦欲用之夏四月戊申以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　上思報大

將軍德乃封光兄孫山爲樂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因昌成君許廣漢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由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右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埶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寖不制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

從其議

三年夏四月戊申立子奭爲皇太子以丙吉爲太傅大中大夫疏廣爲少傅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又封霍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霍顯聞立太子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即后有子反爲王耶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后挾毒不得行　霍氏驕侈縱橫太夫人顯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絪馮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與監奴馮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

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
使倉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
信宮殿中亡期度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
內不能善既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
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事中他
人壹間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
史府欲躢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乃去人以謂霍氏
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
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領尚書上令
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尚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

氏甚惡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出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勝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蜀郡太守羣孫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長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戊戌更以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以霍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

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衞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

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讐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書對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我家昆弟驕恣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關尚書益不信人又聞民間讙言霍氏毒殺許皇后寧有是邪顯恐急即

具以實告禹山雲禹山雲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柰何於是始有邪謀矣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久之猶發發即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衞免就第山陽太守張敞

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趙衰有功於晉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最甚乃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盛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衞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

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竊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召也禹山等家數有妖怪舉家憂愁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大中大夫任

宣爲代郡太守會事發覺秋七月雲山明友自殺顯
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
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十家太僕杜延年以霍氏舊人
亦坐免官八月己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己丑詔
封告霍氏反謀者男子張章期門董忠左曹楊惲侍
中金安上史高皆爲列侯惲丞相敞子安上車騎將
軍日磾弟子高史良娣兄子也初霍氏奢侈茂陵徐
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
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
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乃上疏言霍

氏秦盛陛下卽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

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
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
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乃賜福帛十匹後以爲郎
帝初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
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
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
之禍萌於驂乘後十二歲霍后復徙雲林館乃自殺
班固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
安社稷擁昭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
學亡術闇於大理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湛溺盈溢

之欲以增顛覆之禍死財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臣光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
宗何也夫威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
歸鮮不及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
固可以親政矣況孝宣十九卽位聰明剛毅知民
疾苦而光久專大柄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
廷使人主蓄憤於上吏民積怨於下切齒側目待
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況子孫以驕侈趣之哉
雖然鄉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子孫使之食
大縣奉朝請亦足以報盛德矣乃復任之以政授

之以兵及事叢釁積更加裁奪遂至怨懼以生邪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宣醞釀以成之也昔鬭椒作亂於楚莊王滅其族而赦箴尹克黄以爲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夫以顯禹雲山之罪雖應夷滅而光之忠勳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噍類孝宣亦少恩哉

張溥曰天下有無望之福霍光縣吏子所出微以票騎故得任爲郎出入禁闥二十餘年一旦以奉車都尉遷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少主是也天下有無望之禍光輔昭帝十三年百姓

充實四夷賓服不幸帝崩無嗣昌邑王復淫亂不道光廢昏立明漢室危而復安身死未幾宗族誅夷是也夫始也光無周公之望而任以周公之事旣也光有周公之功而不食周公之報論者輒嘗稱武帝知人而惜孝宣微少恩也然以光論大臣前後禍福之殊亦觀於居心公私之際而已當昭帝方崩羣臣議立廣陵王光以先帝所不用內不自安乃迎立昌邑賀賀受璽二十七日爲荒淫迷惑千一百二十七事光憂懣無所出田延年以伊尹廢太甲請始定圖計

白太后下詔解脫王璽綬歸邸廷議所立丙吉杜延年盛稱曾孫德美遂迎於尚冠里進登帝位光之不立廣陵王胥也非有所憾於廣陵也以先帝之所惡也昌邑之立而復廢也與天下公立之與天下公廢之光無所喜怒於其間也皇曾孫雖賢少倚許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與光無平日之素養視之情特以衆所稱述而建焉凡光行事皆非得已當田延年按劍之時丙吉奏記之日光所汲汲惟漢之無君而有君爾進不知其嫌成不敢爲德即後之幸而禔安

亦未及計存此心也賢君長世而身名尊盛有以夫故曰霍光之擁昭立宣以公受禍霍禹怨望朝廷任宣曰大將軍時殺生在手李种王平賈勝胡徐仁逆意獄死百官但事馮子都王子方視丞相亡如以此爲禍愚謂此猶恩怨之小者也光之失莫大於不發舉霍顯而署湻于衍勿論也顯欲貴小女成君使衍投毒弒許后罪在不赦使光因人上書治侍疾之醫發舉顯謀卽周公誅管蔡不是過也且匹夫庶婦不得其死尚足感傷陰陽逆召乖氣世未聞有殺皇后

而無罪者也發之則罪止一顯隱之則害必三族光不忍割妻子之私而利貴其女卒之舉族覆滅女殺雲林光所謂能斷社稷不能斷家庭知有目前而不知天下後世也故曰霍光死纔三年而連坐誅滅者數十家蓋以私召禍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